



914.8

北史演義卷二十六

玉山杜 綱草亭編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六卷

運神謀進兵元旦 追窮寇逼死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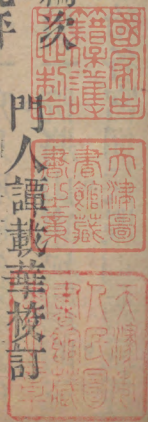
話說高王迷戀美色把軍國大事皆置不問又將爾朱舊府添設樓臺殿閣以為遊樂之所因號新府曰北府舊府曰西府獨讓爾朱后居住一日婁妃諸眷已近晉陽文武官員皆郊外迎接桐花聞知亦要去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一

接婁妃正好遷任新府王謂之曰此處事情你且隔過婁妃背理事只好背後做我已吩咐左右近侍不許說知如

有洩漏咎總在你桐花含笑而應又進謂后曰今日妃眷都到我往北府看視一番卿在此勿傷寂寞后曰王自去但我與你妻總要不相聞問免我羞慚王曰卿勿憂各自為尊便了王來北府婁妃車從已到相見大喜諸夫人及兒女一一拜見府中鋪設齊備婁妃居于正宮諸夫人各居一院將山東採選的三百名女子皆宮樣妝束撥給各宮伺候服御器皿無



不工巧華麗。婁妃曰：妾等今日受此榮華，皆叨大王之福。高王笑曰：報卿俊眼，能識人耳。語亦雋妙。妃亦笑。至

晚排宴後堂，合家聚慶。燈燭輝煌，管弦齊奏，不讓天

家富貴。酒半，王顧端娥謂婁妃曰：天子屢次求婚，情

難再却。我欲許之，未識卿意若何。婁妃曰：昔孕此女，

夢月入懷。月本后象，今天子欲納此女為后，此亦前

定之數。妾何敢違。事符前夢，何待煩言而決。王大悅。筵畢，王宿正

宮。諸夫人各歸別院。明日趙郡華山二王來賀，說起

帝命歡不復辭。二王大喜，便欲進京復旨。此且不表。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二

且說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為。高王納了爾朱后，

不許一人洩漏其事。那知只瞞得北府眷屬外人，却

都曉得。二王在晉陽擔擱數日，早有人報他知道。故

一到京中，喧傳此事。伏下帝知之由。復命時言歡已肯納女。

帝大悅，即遣李元忠納幣于晉陽。元忠本歡舊人，今

充大婚使，歡敬待有加。嘗與之宴，酒酣論及舊事。故人

相敘自有一番情況。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

人相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

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人，止畏如

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

因拊歡鬚大笑。醉態如見歡悉其意，深重之。斯時天子娶

婦，高王嫁女，富貴赫奕，不待言表。端娥臨行，率衣慟

哭，舉家為之下淚。王亦揮淚不已。惟高澄在旁竊笑。

王次日召澄問之曰：端娥入宮，終身不得歸寧，爾獨

無姊弟情，而笑于旁乎？澄曰：女子得為帝后，富貴極

矣，有何不足，而為之戚戚？兒以天下可憂之事正多，

父不之憂，而乃憂此，見所以笑也。可人高王曰：你且

說可憂者何事？澄曰：爾朱兆尚在秀容，分兵守隘，出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入寇掠，及今不除，釀成遺患。父王屢次出兵旋，又中

止未誠，何意？王曰：爾何知此兵機也？澄悟曰：然則歲

終可襲而取也。心靈王曰：汝勿言，澄拜而退。高王曰

嫁女後，在婁妃前托言軍事，匆忙要在營中料理，遂

往西府安歇。命尉景為并州刺史，管理萬民庫狄干

權管三軍，自與爾朱后行坐不離。歡樂宴飲，諸將知

之皆不敢言。時至殘冬，告后曰：吾為國事，將東出數

日，暫別卿去。后不敢留，便從數騎來至軍營，召集眾

將聽令。知其安樂時又召世子高澄私語之曰：吾今

原不忘憂慮

夜起兵。去捉萬仁。新春諸事。你當代吾爲主。西府中元旦。亦要賀節。庫內有玉如意一隻。金鳳爐一座。你送去爲賀禮。待之一如親母。倘傲慢失禮。回必重責。

元旦不使澄往於莊。后面上覺得冷淡。若與說明。又難啟口。故但囑其賀節送禮。料澄聰明自然會得吾意。但要瞞了你母及衆夫人。你歸只說吾軍行要緊。

不暇回府了。高澄受命。直至大軍起行。然後回府。細想父王吩咐。不知西府所寵何人。教我如此。因想恒山夫人。曾在西府居住。必知其詳。於是將行軍之事。稟過婁妃。悄悄步入桐花宮來。向桐花道。敢問姨母。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四

西府居者何人。桐花佯曰。不知。世子道。父王命我元旦賀節。禮敬如嫡。故必問明。然後好去。桐花曰。大王囑我勿洩。故不敢言。既命你去。我先說你知道。居西府者。乃爾朱榮之女。孝莊王后也。說出來若帶駭意前日逃

往秀容。被我擒回。大王納之。寵幸非常。但你雖知之。不可洩漏于人。致觸父怒。世子連稱不敢而退。再說

高王起軍。慮大隊行緩。命竇泰先將輕騎三千往前進發。泰一日夜行三百里。直抵秀容城下。此是時。因高王屢次起兵。旋復中止。防守漸懈。果墮歡之計中况值歲

首隔夜除夕軍將皆歡呼暢飲高家軍來全無消息
城門方啟泰兵一擁便入把兆府前後圍住萬仁正
在中堂觀左右手搏爲樂忽報高兵殺進已把府門
圍住驚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急召諸將諸將皆已
逃竄其妻李氏聞外面金鼓喧天忙出問信萬仁一
見大哭道高兵已到大事休矣但不可留下妻女再
爲人辱拔劍斬之欲殺其女金婉尚在內閣未出不
及尋覓註定不該死尚要出醜一番只得結束停當帶領親軍數
騎殺出府門竇泰向前攔住萬仁不敢戀戰殺條血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路拍馬而走竇泰趕至城邊已被逃去少頃高王軍
到聞兆已走命竇泰留後安撫城中惟北鄉府中任
其出入不必設兵嚴禁自率大軍來趕萬仁忽遇高
山擋住不知萬仁所向便屯軍山下遣彭樂斛律金
二將各帶百騎入山搜捉山路崎嶇追尋半日不見
踪跡忽見一壯士身衣豹皮手執三股叉高叫曰你
們要捉爾朱兆乎我領你去二將大喜隨之而往要
曉得萬仁逃入深山心慌意亂走到一絕徑所在前
無去路隨身軍士止存得張亮陳山提兩人因謂二

人曰。汝等以死相從。愧無以報。斬吾首去。可圖富貴。二人不忍。兆乃殺其所乘白馬。自縊于樹。那壯士在隔嶺望見。故來報信。彭樂等兵至。遂斬其首。并執張陳二人。以歸高王。見其首。不禁慟然。命收其屍。葬之。并釋張亮。陳山提罪二將。因言壯士報信之功。王問其人何在。對曰。在轅門外。王召入。其人下拜。王細認之曰。汝莫非太安韓伯軍乎。事隔數卷。遙遙相接。其人曰。臣實韓軌也。伏地不起。蓋軌少時與王同學。軌有妹。俊英。王曾求之爲室。其母嫌王貧。不許。自此遂絕往來。王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六

命之起。坐而問之曰。卿吾故人。何流落在此。軌曰。自王別後。卽遭拔陵之亂。家業蕩盡。後爲葛榮擄去。榮敗。陷入逆黨。應死。臣乘間逃脫。在此打獵爲生。王語以前事。軌惶懼謝罪。因曰。前者聞王建義。本欲相投。因負前罪。故不敢進謁。王曰。今汝母妹何在。軌曰。臣逃後。天柱將臣母妹沒爲官婢。現在拘于秀容。織絳宮中。求王放出。使臣得骨肉相聚。則恩德無量矣。王卽發命。召他母女到營。韓軌來投母妹。並收全。爲貧時吐氣。可惜。俊英當日不能爲君賜軌冠裳。留住營中。蓋王將曉諭邊夷。故尚停

軍于此。次日韓軌母妹召到入帳。叩見。王見其母頭
白齒落老態可憐。俊英膏沐不施。丰韻猶存。軌隨後
亦入。皆命之坐。問其母曰。你女何以不嫁貴人。而惟
悴若此。韓母羞慚無地。乃謝曰。前日有眼不識。悔已
無及。今女尚未嫁。願充箕箒之役。服事大王。以贖前
愆。王曰。向不肯與我爲妻。今乃肯與我爲妾乎。揚眉吐氣
語軌亦跪地求允。王笑而許之。是夜遂納俊英于營
中。不一日。王返秀容。慕容紹宗叩轅求見。王召入。起
而迎之曰。我念將軍久矣。何以今日纔來。紹宗曰。北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七

鄉公主尚在。不可棄之而去。王曰。卿可謂忠于所事
者矣。因問北鄉公主安否。卿爲吾致語北鄉。后及公
子文殊。皆安樂。倘肯遷到晉陽。與后同居。則大好。卽
不然。富貴如故。可無憂也。紹宗退。來見北鄉。以歡言
告之。北鄉大疑。俄而報有高王使者在外。遂召之入。
問使者曰。后在并州。居于何所。使者曰。王建西府居
之。榮華逾于前日。北鄉知后已失節。勃然變色。遂令
使退。進內放聲大哭曰。后竟若是。我何面目再立人
世。遂自縊。不忍見其女失節紹宗爲之殞殮。高王聞

北鄉尚知大義

紹宗爲之殞殮高王聞

之親臨祭奠。召紹宗謂之曰。卿今而後。可以一心事我矣。當令官爵如故。紹宗拜謝。王出令。所有籍沒萬仁家產。載往晉陽。其家口賞給諸將爲奴婢。當面查點。只見一女子。體態嬌柔。形容出衆。悲不自勝。因問曰。爾係萬仁何人。女對曰。妾名金婉。萬仁女也。王命置之。又是囊中物矣其餘照簿發遣。是夜王命金婉陪飲。又納之爲妾。卽後所稱小爾朱夫人是也。王將班師。命韓軌爲都督。鎮守秀容。於是三軍齊發。下令兵將不許傳說北鄉自縊之事。違者有罪。恐后聞之。而生怨。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也。軍到晉陽。正值元旦。王入北府。命文武各散。進與婁妃相見。諸夫人聞之。熱來拜賀。衆方就坐。俄有兩乘香車至殿下。兩邊侍女十餘人。衆妃見之。皆愕然。見秀幔中走出兩位美女。侍女擁之。從西階上入殿。下拜。敘次如畫婁妃問王何人。王曰。此年長者韓軌之妹。前日不肯與吾爲妻。故令今日與我爲妾。此年幼者萬仁之女。本已沒爲官婢。吾憐其嬌好。故納之。卿勿以爲怪也。婁妃笑曰。此皆吾王好色所致。妾何怪焉。便令各居一院。撥給承值宮女各二十名。當夜大開。

筵宴共賞元宵。王飲三爵。起謂妃曰。我有軍務未了。
此軍務定是娘子軍了。不能在此宴賞。說罷便出。蓋王急欲往

西府也。且說爾朱后獨居西府。正傷寥寂。半月來不知高王在于何所。轉輾不樂。獨自倚欄看月。長嘆宮女忽報王至。忙移連步下階相迎。王一見之。恍似嫦娥下降。喜逐顏生。便攜手上階並坐而語之曰。吾因軍旅羈身。累卿寂寞。后問半月何往。王權辭以對。因問歲首元旦。世子曾否來賀節。此問不可少。否則漏却世子賀節事矣。后曰。來賀世子聰明俊秀。謙下有禮。可稱佳兒。王曰。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九

此見頗識事機。能稱吾心。故命之來見耳。宮娥排宴上來。看月對酌。王自彈琵琶。以娛后意。左右宮女爭相歡笑為樂。飲至更深。徹宴歸寢。次日報有建州刺史韓賢遣人貢獻蛟龍錦三百疋。發而視之。工織奇妙。五采相間。皆是金龍玉蛟。出沒于五色祥雲之間。盤旋屈曲。光彩奪目。每疋長五丈。濶七尺。王曰。蛟龍錦中國亦有。不能如此奇妙。因問使者錦從何來。答曰。此錦番商賈來。每疋百金。吾主以為奇貨。故買之來。獻王大悅。厚賞使者。以錦賜與爾朱后。為幔天帳。

一頂坐臥其中爲樂。自是高王深居西府。雖近臣亦罕見其面矣。此且按下不表。再說孝武納后以來。在高王面上。深加敬愛。后亦安之。而帝有從妹二人。一號明月公主。一號雲陽公主。皆以色美爲帝寵愛。留在宮中不嫁。而明月尤寵。人主甘爲禽獸行宜後之不克善終也高后聞之不悅。常欲諫阻。未敢出口。一日內侍有言。高王娶莊后事者。帝聞大愠。謂后曰。近聞卿父娶莊后爲妃。未識信否。若果如此。大亂君臣之義矣。后微笑曰。君臣之義不可紊。兄妹之間。獨可亂乎。刺心語陛下寵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六

十

幸。明曰。雲陽外庭皆知。何以示天下後世。吾父果爾。正所謂有是君。有是臣也。雖妬意所發論却甚正帝聞之甚慚。由是與后外相親愛。而內懷不睦。君臣嫌隙亦從此生矣。且聽下回分解。

高歡用奇出兵。取爾朱萬仁兵機謀畧。自不可及。至納孝莊之后。母乃義以色昏乎。孝武踐位以來。無大失德。乃與兩妹淫亂。穢德彰聞。端娥所謂有是君。有是臣。詢不誣也。真亂世哉。

北史演義卷二十七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門人譚載華校訂

八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第二十七卷

乙弗氏感成奇夢 宇文泰獲配良緣

話說高王納了爾朱后。帝雖聞而惡之。然並無相圖之意。朝臣中惟斛斯椿心懷反覆。平素喜與術士劍客往來。好行機詐。高王初入洛陽。椿已慮其權重。欲圖害之。賴賀拔勝言之而止。及歡殺喬寧。張子期心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一

益不安。因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侍郎王思政等。結為一黨。密于帝前言歡之短。勸帝除之。禍機發了

舍人元士弼亦言詔到并州。歡坐而聽讀。驕傲無禮。

帝於是常懷不平。欲除之。而計無所出。一日忽接歡

表言爾朱兆已正殺君之罪。滅及全家。而太原王榮

曾有大功于國。不應無後。其所遺幼子文殊。年漸成

人。理合賜之襲爵。以酬其勲。狗私情忘公義。歡于莊后面上太要討好矣。

帝覽奏大駭。欲許之。則封叛臣之子為王。心所不甘。

欲不許。則慮觸歡怒。致生不測。乃密召斛斯椿。以表

示之椿曰陛下不可不許歡之推恩于爾朱者以納
莊后之故在他面上用情志在必得不如許之以慰
其心然歡所爲如是未始非天朝之幸也帝曰何幸
之有椿曰以歡之雄才大畧而勵精圖治經營大業
其勢難制近聞其自納莊后爲妾日夕居于爾朱兆
舊府只圖歡樂諸將軍見其面舊時姬妾亦置不問
以尉景爲冀州刺史委以政事自己全不關心又以
北地已平關西通好以爲天下無事因此志驕氣盈
惟酒色是娛現在乘其昏惰之時正好設計除之

言者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二

可聽却歡若一除其長子高澄年僅十二餘皆孩提

雖有謀臣勇將蛇無頭而不行皆可以利誘也如是
則大權復歸帝室天下皆稽首歸服矣帝曰除之若
何爲計椿曰陛下禁旅單弱先當廣招武勇添置閣
內都督部曲值殿之將每員以下增置數百人又諸
州行臺管轄一方皆歡私人爲之本以正討反亂故
建此職今托言天下已平悉罷其兵則歡勢孤矣

豈能

滿得

六渾關西賀拔岳士馬精強雖陽與歡合未必心服

可遣辨士說之使順朝廷其兄賀拔勝英雄無比心

地忠烈。現為侍中。可使都督三荆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為外援及早行之。便足以制歡矣。制不能帝

曰。司空高乾。朕亦欲用之。你道帝何以欲用高乾。補敘

高乾前事為後賜死張本先是乾在信都遭父喪。以軍與不暇終

服。及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解寺中。惟不解司空

之職。乾雖求退。不謂帝遠見。許既解寺中。朝政多不

關豫。居常快怏。帝既貳于歡。冀乾為己用。嘗于華林

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

勳。朕與卿義則君臣。情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三

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帝復申

前說。乾唯唯。且事出倉猝。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

與帝焚香訂盟。誓終始不相負。因是帝欲用之。椿曰。

乾若為陛下用。其弟救曹。勇冠三軍。雄武無敵。亦可

結之為陛下用矣。正是一舉兩得帝大喜。由是朝政軍謀。帝

專與椿決之。羣臣皆不得與。得與聞者。惟南陽王王

思政數人。然南陽雖與其謀。恐事無成。心甚憂之一

日。朝退。獨坐閣中。其妃乙弗氏賢而色美。為王所愛。

敬無事時。每與談論世事。忽插敘南陽夫婦偶妃是

鳴私語文境幻極

曰見王默默不樂問其故王曰我憂高歡當國將來禍必及我妃曰王承帝寵甚厚何畏于歡王曰天子是他扶立國政軍權皆他掌握一旦有變天子且不保其社稷何有于我我所以憂也妃曰此非王一人事且寬懷過去因問歡之宗祖是何等樣人

南陽憂歡當國

而乙弗氏詳問歡之家世一路問答的是閨房閑論神情的是婦人寬慰丈夫口吻王曰我初

不知前日我同高道穆入景明寺閑玩時歡隨爾朱榮入都與司馬子如亦來寺中遊玩在左廊下相遇歡與子如並肩而行吾見其容貌特異聲音宏亮目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四

視久之道穆謂予曰殿下識此人否我曰不識道穆曰此人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人也其上祖名隱出仕于晉隱子慶爲燕吏部尚書慶子泰爲燕都尹燕亡泰之子湖以燕郡太守引兵降于本朝吾世宗皇帝封爲右將軍湖有四子次子名譚官爲侍御史犯法坐罪削職爲民謫徙于懷朔鎮譚與吾家爲同姓與吾父吾叔敘兄弟行其去懷朔時以祖宗神像寄與吾父曰門戶衰敗未識流落何所恐有遺失幸弟爲我留之且言我父爲將常行仁義未嘗妄戮一

人我雖如此。或子孫尚有成人者。可以此示之。於是遂去。其後不相聞問。我父嘗以此諭我兄弟。吾曾看其先像。此子容貌。宛似高湖。但少鬚耳。乃湖之曾孫也。南陽自述。又爲道穆代述。又爲道穆代高譚述。妙皆歷歷不爽。我曰。既有此事。何

不以像還之。此子神姿秀異。所謂成人者。卽其人歟。道穆乃進前相見。邀入講室。歡與子如道穆。及我四人共坐。道穆遂請姓氏。歡言之。再請其祖宗名號。歡又言之。道穆因以其祖犯法寄像之言。一一告之。歡整衣而起。向道穆再拜。道穆答拜。歡起。歛手拜曰。我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五

祖不幸犯法流徙。以公父賢明。寄留先像。今歡幸遇明公。得悉原委。願請遺像以歸。亦公之德也。因俯首灑淚。道穆曰。正以君是賢子孫。故欲奉還先像。將軍不棄。可往寒家奉還。歡固辭不肯。乃約次日。仍于寺中取像。遂各別去。次日。道穆將遺像入寺。拉吾同往。歡設酒以待。見像展拜曰。我衣冠族也。而沉淪至此。因悲不自勝。灑淚如雨。見者皆爲慘戚。是日雖置酒。畧飲數杯而罷。去後。道穆深嘆其孝異。曰。必成偉器。我自此方知其家世也。姬曰。若如此。歡亦名家子也。

且爲人孝敬。安知其不爲魏之純臣也。王曰：汝言兒戲耳。歡有奇才異相。安肯安分守己。久居人下。妃又問歡之異相若何。說及異相卽問異相婦女喜聽瑣細事往往如此王曰：歡

身長八尺。體貌如神。龍行虎步。雙眉濃秀。目有精光。長頭高額。齒白如玉。肌膚細潤。十指如初出笋尖。一般聲如裂帛。又能終日不言。通宵不寐。喜怒不形于色。人莫能測其意性。旣沉重識。又宏遠實。天地異人也。亂階一作天命有歸。歡若據有天位。我家宗社絕矣。妃曰：此王之過慮。歡能終守臣節。亦未可知。王曰：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六

智者見于未萌。何況已著。近聞一節事。已見歡之無君矣。妃曰：何事。王曰：歡素好色。姬妾無數。正妃婁氏寬厚賢明。卽今上皇太后之母。有一姬名桐花。能行妖法。顏色嬌美。身體纖弱。若不勝衣。而能衝圍陷陣。所向披靡。戰必大捷。今上封爲恒山夫人。從征爾朱兆。莊后逃歸。秀容被他擒得。歡竟納之爲妾。寵愛異常。故爾朱文殊亦得襲封王爵。歡以帝后爲妾。豈復知上下之分乎。於乙弗妃口中屢作寬筆直逼出此句妃亦吃驚極行文開合之致妃不覺失驚曰：此事必非虛聞。妾昔與諸王妃入宮。見孝

莊皇后其容色光艷絕世無雙。嬌顏麗質。雖洛浦神女。嫦娥仙子。無以過之。今孝莊崩后。又年少。被歡得之。美色動心。后焉得不失節。但歡有此事。大虧臣節。後事不可量矣。王曰。所憂正在乎此。朝廷雖爲之備。吾恐事屬無成。反速其禍耳。妃亦爲之不樂。至晚。宴罷而寢。乙弗氏睡去。遂得一夢。乙弗氏多疑多慮。故成此夢。然其夫妻後日亦有數年。帝后福分。夢兆焉得。不先及之。亦文章先手打通法。夢見天子引兵出西陽門。俄而變爲龍鱗甲。雖具爪角。不長。氣象甚弱。乘紫雲冉冉西去。護從人員一無所見。獨南陽王跣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七

足登雲。亦化爲龍。皆從西去。身亦不覺隨之而行。須臾見北方一人。形貌非常。心以爲高歡也。仗劍立于大樹之頂。威容甚猛。視其樹高有七十餘丈。又一人身披金甲。手持白刃。亦在樹上。大聲呼曰。大家高歡。言未絕。歡足生青雲。化爲一條黃龍。長六十餘丈。天矯于青雲中。風雨驟至。金鱗耀日。火眼爭光。牙爪攫拏。翻覆有勢。雲霧已遮半天。南陽迴避而行。望見西北上。又有黑雲一片。從地而起。一人仗劍立于雲上。

儀表非凡。衣服皆黑。髮垂垂披于兩肩。長與身等。氣

勢甚盛與南陽相遇卽化為白龍鱗甲爪牙如玉其

黑雲亦遮半天雲氣各遮半天是東西分據之兆王雖為龍大有畏

縮之狀仰視紅日無光烟霧迷漫細縷不散未幾有

彩雲一朵從西而來中有仙花兩朵其大如盤南陽

乘雲而去脚得一朶擎于爪中妃心惡之遂與王相

失隨後又見黃龍乘雲趕上亦脚一朶而往夢境更幻妃

不見王身所無依甚是恐怖低首視之乃身在萬仞

高山之上危險難行不禁失足驚出一身冷汗而醒

夢境不見時正五鼓南陽起身入朝妃亦起來梳洗細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思夢中景象國家必有大變王卽無恙此身恐不得

保呆坐房中鬱鬱不樂少頃王歸以夢告之王聞默

然既而謂妃曰若應此夢魏室江山必致傾覆龍者

君象也歡為黃龍主有天下况其父名高樹正應神

人所言白龍庚辛色只怕西方別有真人為帝我化

為龍或亦有人君之分然奄奄不振亦必受制于強

臣之手徒擁虛名後南陽不樂為帝亦因先已看透至脚花一事王

我有重婚之兆但我與卿結髮情深斷無棄卿別娶

之理孰意後竟不然况高歡亦取一花埋不可解因取花篋

一幅將夢中所見一一記之。付妃藏好留爲異日之驗。後來王爲西魏主。蠕蠕國有兩宮主。一嫁于王。一嫁于歡。而乙弗后遂廢死。此夢始驗也。正說間。報侍郎王思政來。接入密室相語。思政曰。今奉帝詔。往說賀拔岳。正好卸到關西一邊特來告別。王囑之曰。機不可洩。願

君慎之。思政曰。吾改作賈客。潛入關西。相機行事。便了。王曰。如此最好。遂別去。今日按下不表。且說賀拔岳鎮守關西。軍政無缺。四民樂業。全以行臺左丞宇文泰爲腹心。泰有文武才志。度深沉。特爲岳所器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言無不聽。計無不從。當時諸將人才唯泰尚能敵歡。故攸關西事。隱然以泰爲主。

泰年二十有四。尚無正室。身邊只有李姬一人。欲待其生子。然後冊正。姬生一女。因生時雲氣滿室。取名雲祥。卽後西魏廢帝后也。一日賀拔岳出長安遊獵。駐軍華陽城外。衆將皆隨。泰亦同往。泰見軍中無事。私語部下頭目三人。易服爲遊客。入華陽遊玩。走過幾處街方。忽見掛一算命卜卦招牌。便同三人走入店中。向術者拱手道。乞將賤庚一排。黑獺亦算命。即姚氏得合矣。術者寫下八字。推算一回。便起身道。此處不便說話。

請貴人裏面坐談。四人走進術者向泰作揖道。不知
貴人下降。有失迎迓。泰笑道。小子是經商的人。何敢
當貴人之稱。術者道。休要瞞我。尊命極貴。目下雖有
爵位未足爲奇。一遇風雲飛昇雲表。必爲萬民之尊。
現在喜氣重重。來春定生貴子。泰又笑道。我尚未娶。
室焉得來年生子。那術者一聞未娶之言。拍手喜道。
好好好。從生貴子引出未娶室術者方好作伐用筆皆有次第今日遇着了。泰
駭極問故。術者道。老漢是成都府人。雲遊無定。所以
擔擱在此者。只爲受人之托。必成就其事。方去。術者亦有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十

心泰問何事。術者道。此間有一長者。姓姚。名文信。積
代名家。富而好禮。世居盤陀村。女名金花。小姐。年方
十八。才貌無雙。前日推算其命。貴不可言。定當母儀
天下。非尋常人可配。長者欲得貴婿。故留我在此。算
卜看有可以配合者。爲之作伐。無如所算之命。皆非
其耦。今貴人之命。正是天生一對。旣云未娶。老漢願
爲執柯。敢求各姓好去。通知泰大喜。便以名姓告之。
訂于明日來討回音。泰出門囑三人勿洩。那術者自
泰去後。卽到姚文信家。言有八字在此。是一極貴之

婿不可錯過。其夜金花小姐夢一金龍據腹。正在堂中告知父母。恰好術者到來為媒。一命一夢天然湊合文信大

以為瑞。一諾無辭。術者報泰泰即納聘。賀拔岳知之勸其即娶。遂停軍三日。城內備下公署。共結花燭。合

香之後。泰見金花色美而慧。心下甚喜。於是拜別文

信夫婦。共歸長安。到家之後。賓朋畢賀。張樂設飲。忙

了數日。一日門上持帖來稟云。有一人商旅打扮。從

洛陽來。要見主人。遙接王思政來西一絲不走泰見帖上名字。乃

是王思政。心下大駭。吩咐開門。親自出外接進。施禮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坐定。便問道。侍郎天子貴。臣何以微服下顧。思政曰。

偶訪親友至此。特來奉候。泰曰。莫非要見我元帥乎。

早已來透來意思政曰。賀拔公也要進候。深慕左丞才智。不

凡識權達變。先來一談。泰知其意。便請入密室相語。

但未識所語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孝武立身不正。又鮮才智。乃欲謀害高歡。自速

之禍耳。篇中條而南陽述高歡相貌氣度。條而

王妃得夢。離奇光怪。條而宇文泰算命。條而金

花夢。金龍據腹。千頭萬緒。恍恍惚惚。看去皆似

閒文其實一一爲後半部張本。前後關鎖極靈極幻。行文三昧。粗心人何以知之。

北史演義卷二十七終

北史演義

卷二十七

三

北史演義卷二十八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八卷

思政開誠感賀拔

虛無作法病高王

話說宇文泰屏去左右將王思政邀入密室問其來
意思政曰我今至此特為國事起見泰曰自渤海王
當國寇亂已平天下安治國家尚有何事煩公遠出
思政曰左丞以渤海王為何如人泰曰高王滅爾朱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一

扶帝室大魏之功臣也

心腹未通不
得不說假話

思政曰吾亦意

其如此孰知滅一爾朱復生一爾朱

語極
沉痛

今歡身居

并州遙執朝權形勢之地皆其私人所據天子孤立

于上國勢日危近歡又納孝莊后為妾敗常亂紀於

斯為極寧肯終守臣節哉

歡納爾朱后處
處為人口舌

帝素知行

臺與左丞忠義自矢士馬足以敵歡故特遣我來密

相盟約為異日長城之靠所以敢布腹心泰曰高歡

之心路人皆知吾元帥豈肯與之同逆直以勢大難

敵故陽為結好耳

方吐
真意

請即同往與賀拔公議之思

政大喜便與泰同來見岳岳知思政至忙卽請入下階相迎坐定畧敘寒溫思政便以告泰之言告岳出帝密詔付之岳再拜而受因曰國步將危正人臣捐軀効節之日况有帝命乎岳敬聞命不敢有二留入後堂設宴相待宴罷思政不敢久留起身辭去岳曰歸奏天子歡若有變岳必盡死以報倘有見聞當使宇文左丞到京面陳

岳實真心爲國並非假語討好

思政既結好關

西星夜趕回京師奏知孝武孝武曰賀拔岳諒無他意但恐歡終難制奈何斛斯椿曰陛下勿憂臣更有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二

一計足以除歡帝問何計椿密語帝曰有嵩山道士黃平信潘有璋善行符籙之法與臣往來親善臣嘗試其法有驗據云能攝人生魂用伏屍術埋而壓之其人必死只要本人生年月日貼肉衣服法無不靈臣欲善歡已托其行事歡之年月日時已有所少者貼肉衣服耳又有一術士李虛無自言能往并州盜之臣俱留在家中法物一備便可動手可安坐而制其命也帝曰此法若靈勝于用兵數倍矣卿善爲之勿使作事無成徒爲人笑椿受命而退

不想廟精圖治以安國家

乃用左道妖法計已謬矣况王者不死其奈高歡何哉

且說高乾與帝立盟之

後絕不知帝有他意。後見帝增加部曲。心甚疑之。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勲賢。而招集羣小。數遣近臣往求關。四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刺史。外示疎忌。實欲樹黨禍難。將作必及于我。乃密啟歡。先是封隆之孫騰。皆有書報高王。言朝廷聽任匪人。暗招刺客。潛入晉陽。欲害大王。宜謹防之。歡得書大怒。曰。帝卽忌我。其奈我何。惟刺客當防之耳。刺客易防。邪術難躲。不有天命。其何以免。於是日與爾朱后深居內室。侍側者皆女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三

子外官非親信不得常見。三五日一出。經理庶務。四方有要緊文書。皆侍女傳遞。十日一宴衆官。亦不出府。自正廳至寢室。共門十有八重。每門設監守官二員。查視出入。其堂內門戶。皆婦女關守。莫敢亂行。舊時宴會。非至二更不散。自後日一沉西。便卽終席。逐節

敎出筆意細極

最親愛者。惟孝莊后一人。刺客事亦惟后知

之餘。無知者。至是又得乾啟。心益大怒。乃召乾至并州。面論時事。乾見高王。悉陳朝廷所爲。不久定有變。動因勸王受禪。以弭其禍。有此一勸。死亦應得。王急以袖掩其

口曰。司空勿妄言。吾今以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皆以相委。言訖。卽令記室作啟。奏請乾爲侍中。又謂乾曰。明日是花朝節。當與司空宴于北城府中。傳令百官。明日皆集相府伺候。乾乃拜辭而出。次日。司馬子如來見便與子如偕往北府。正行之次。見一蓬頭道人。手持團扇。止寫善觀氣色。預識吉凶。高王頭踏到來。全不退避。來得軍人拿住。送到馬前。道人叩首道。不知王到。悞犯虎威。伏乞釋罪。高王盼附放去。道人立起身來。只把高王細看。看得一到北府。衆官分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班迎接王入西園宴。已擺設王坐南面。乾與百官依次坐下。笙歌迭奏。女伶樂妓紛紛進酒。斯時。婁妃亦同衆夫人在景春園中。百嬌亭上飲酒賞花。聽得樂聲。嘹亮。問宮人何處奏樂。宮人稟道。大王在西園宴。客。婁妃暗付高王。一月不見。宴罷之後。自然進宮。便同諸夫人各歸內閣。那知高王一心只在西府。階前方報未時。便卽起身。謂高乾曰。司空早轉朝去。今當復爲侍中。諸事留心。明日我來餞送。乾拜謝。王卽去。婁妃聞之不悅。子如送王歸府。行至中途。復見蓬頭

道人立在街旁。注視高王。重來注子如心疑。遂命從

人帶道人歸府。問他何以兩次衝道。道人曰。貧道深

通相術。今觀大王氣色。主在今夜。卽有急病纏身。欲

爲大王尋一解救之術。故在旁偷視。子如曰。你不可

亂說。言若不驗。定加重責。吩咐左右。將他鎖在書房

不許放去。且說高王回到西府。時已傍晚。便與爾朱

后。在春風亭上。開筵對飲。宮女輪流斟酒。花香人美。

十分快意。不覺沉醉。將近二更。月明如晝。思欲下階

閒步。袖拂金杯于地。親自俯拾。忽一股黑氣從地而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起。直冲王面。迴避不及。覺氣冷如水。敘得后見王色

異。慌問何故。王不應。遂與后聯坐。再命進酒。連飲數

杯。身漸不快。携后手同歸寢室。坐方定。垂首大吐。乃

就榻以寢。后侍坐榻旁。三更時候。大聲呼痛。后急問

之。謂后曰。我太陽如斧劈。痛不可忍。言未絕。又曰。我

右脇左膝。亦發奇痛。未識何故。后卽命宮女執燭。親

自看之。王體素白。是時三處皆青。敘得后驚曰。乍痛

乍青。症甚奇異。當召醫者入視。王曰。且待天明。后曰。

王舊日曾有是症否。王忍痛言曰。天未卽明。痛又難

忍。因后一問。痛難

前事卽以自遣
作者體貼入情吾自幼多疾。飲食少進。不能受勞。至

十歲卽能飲酒。賴尉氏姊調護。不至沉醉。過傷。年二十始無病。然三十之內。體尚瘦弱。不得豐厚。雖居高位。精神未能全美。一到晉陽。肌豐神壯。體日以強。雖應務紛繁。終夕不倦。自此五六年來。疾病全無。故敢恣情酒色。朝夕自娛。舊有值宿醫官。吾以無病。故皆令去之。今于半夜出召醫者。人必驚疑。故待天明不妄。然後去召。后見王愁眉蹙額。似有不勝痛楚之狀。心甚惶急。已不得天就明亮。一到五鼓。忙卽傳諭出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六

宮宣召醫官二人。醫者入視。診過脉息。再看痛處。茫無治法。出外擬方。私語侍者曰。今按大王之脉。別無甚病。三處竒痛。莫識所由。恐遇妖魅之物。以致此禍。當啟妃主。問明大王。再商所以治之。內侍曰。昨夜在後花園飲酒。皆宮女承應。歸寢大吐。我問宮女。方知妃主之前。不敢稟也。看官。你道高王此症。何來緣道。人卽李虛無。提清來由
是醒提法欲識高王形像。故兩次詳視。當街不避。被子如鎖。在書齋宿。至二鼓。人皆熟寢。乃悄然而起。點燈焚香。念誦秘咒。將黃絹畫成高王形

像以法針三隻刺其太陽右脇左膝三處。咒畢藏于鞋履之中。凝神以坐。此處作法。高王三處就痛起來。其術可畏。醫者那裏識得。雖擬一方服之。其痛不止。却說司馬子如。絕早起身。就往西府。一來謝酒。二來要驗道人之言。真假。斯時百官俱集。忽有內侍傳令出來。大王昨夜中酒。不能勞動。着刺史尉景。饒高。司空入京。百官免見。子如心疑。留身入內。問門使曰。王在裏面。有何動靜。門使云。五更卽傳醫官進去。診視大王。未識何病。醫官云。大王脉象無甚大疾。但太陽脇膝。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七

三處青腫。奇痛異常。疑為邪氣所侵。得術士救解。纔可。恐非藥石所能效。子如聽了。暗想道人之言有驗。遂令內侍請見王。召入。直至床前。見王有忍痛狀。因問曰。王疾從何而起。王以後園飲酒。黑氣相觸告之。子如曰。昨日送王回府。見那蓬頭道人。屢次顧我。我帶歸問之。據云。觀大王氣色。主在半夜發疾。我疑其虛。故禁之在室。今言黑氣相犯。或有妖孽作祟。何不召之來治。高王點頭。子如遂出召之。

已入道人計中矣。

未幾

道人至。同入內宮。王努力坐起。道人見王再拜請視。

痛處。王示之。道人曰：此無他故。蓋中鬼毒也。何不竟

耶。請以神針針其患處。王不許。曰：吾痛尚不能忍。况

又加針乎。且太陽脇膝等處。皆非可針之地。汝可別

以良法治之。道人曰：法雖有。但能暫止其痛。而疾不

能除。王命試之。道人討淨水一杯。畫符念咒。以水噴

于三處。痛果頓減。便命留之外閣。子如告退。其夜道

人獨宿閣中。將過半夜。復行邪法。高王痛又大作。倍

加于前。其術可畏。后大驚。着令內侍問之。道人曰：此大王

不許用針。故復發耳。后又令內侍問曰：除用針而外。

北史漢義 卷二十八 八

可有解救之術否。道人答曰：王必不肯用針。尚有一

術。但須明夜為之。內侍問何術。道人曰：須得大王貼

身衣服數件。在東南方。檢一僻靜之處。待貧道作法

則鬼毒可解。大王便得安寧。內侍進述于后。后見王

閉目忍痛。不去告知。便喚宮女。將王換下貼身衣服

數件。放一匣內。莊后慌急之狀如見。付與內侍。便命明日與道

人同往檢一僻處。在內作法。不許放去。內侍領命。將

衣服交與道人。道人大喜。次日謂內侍曰：我旅店正

在東南方。與汝同去。至店內。侍繫緊守定。是日子如

到府問候。知疾復作。大為憂疑。后亦時刻不安。那道人到夜托言作法。云外人不可窺伺。令內侍宿在外邊。閉戶獨處。半夜時候。將高王衣服藏起。取破衣數件。放在匣內。書符數道。封固匣口。乃將高王所畫形像。拔去三針。取像焚之。天明出謂內侍曰。我法已施。大王自然安矣。與內侍同到府中。交還衣服。果然王到三更。其疾若失。妖術如此。馬得不信。痛患盡除。起身謂后曰。此病速來速去。甚為可怪。后乃以道人作法解救告之王曰。若是有驗。道人之功不小。吾今日且出理政。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九

務以解內外之惑。梳洗方畢。內侍捧匣以進。言道人叮囑。此匣不可輕開。開則恐疾復發。王命謹而藏之。歡亦受其恩矣。因問道人在內侍曰。在外。王命厚賞之。送

往清霄宮居住。清霄宮者。晉陽第一道觀也。道人辭曰。我為解大王之厄而來。非貪賞也。吾事已畢。便渡江去矣。內侍挽之不住。進報王。王益重之。時段韶從京師回。到府求見。王命召入。細問朝事。韶言帝以斛斯椿為心腹。出賀拔勝為荊州。遣王思政到關西。皆為王故。其深謀密計。不能盡知。臣因定省。久虛上表。

回來王嘆曰我不負帝帝今負我古人云功高震主者身危。正我之謂矣。又謂段韶曰汝在此受職不必再往京師了。段韶受命而退。次日接得肆州文書報有阿至羅引兵十萬來攻肆州。所過殘破。乞發兵救。援諸將皆言宜救。王曰朝廷自有良謀。何煩我去征討。兵不發。俄而朝廷亦有詔至。催王發兵。王故遲之。自古大將唯郭汾陽功蓋天下勢極一時而國體所關呼之未嘗不求遣之未嘗不去。同時李臨淮已不能及。况司馬子如諫曰肆州與晉陽連界肆州危晉歡也哉。

陽亦不得安。王曰我豈不知特恨朝廷急則用我緩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十

則忌我耳。侍臣如此。確然可恨。至羅雖強。聞吾兵發。其心必怯。

遣使諭以威福。可以不戰而屈也。乃發書于至羅。勸其歸順。至羅親見使者曰高王有命。我不敢抗。引兵退歸舊境。此話不表。却說李虛無已回洛陽。備訴騙取衣服之事。斛斯椿及有璋平信皆大喜。共入密室推算年命。其年高王正三十八歲。平信曰歡今年別無大悔。三月春殘。至有小悔。可以助成吾術。過此則皆吉星臨命。不可復制矣。遂縛一草人穿其衣服。又畫一人形壓在草人身上。共埋地下。日夕書符作法。

招其魂魄相戒不可亂動。到三月十五日時三刻其命自絕。人心如此那知天意不然此伏屍之術。未有能免者。正是擎天手段難逃死。蓋世英雄即日休。未識高王性命若何。且聽下回細述。

孝武深忌高歡。不思修德理政。進用正人。乃聽匪僻小人之言。以魘勝邪術。嘗試無論王者不死。卽其居心已大謬矣。聖人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信然。

北史演義卷二十八終

北史演義

卷二十八

十一

北史演義卷二十九

玉山社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二十九

妖術暗侵凶少吉

神靈呵護死還生

語說高王因觸黑氣致疾疑係爾朱舊第。萬仁在內。爲崇。擇地東城。另建新府。日夜督造。限在速成。然精神日減。寒熱時作。隔三四日出理軍情。一次不勝勞。倦。醫官時時進藥。百無一效。一日新府成。王自臨視。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一

庭院深沉。樓臺重疊。金碧輝煌。各極土木之巧。擇于

三月初三。同爾朱后遷進。題其寢宮曰廣寒仙府。珠

簾繡戶。彷彿瑤臺曲室。蘭房。迥非人境。百官入賀。皆

令免見。至晚與后並坐對飲。笑謂后曰。卿是阿嬌。此

處可當金屋。否。后微笑。又曰。前日得病。以府第不安。

因急過。此想得安靜矣。言未絕。王忽目閉口噤。鼻血

如注。自謂無患而患忽至。天下變生不測。往往如此。身坐不穩。漸下座來。后

及左右皆大驚。急起扶之。已昏迷不省人事。后正無

計。見神氣將絕。且泣且呼。乃依時俗解救。暴死之法。

命宮女取外祠紙錢焚于庭下取酒酬地須臾鼻血少止俄而口開后遂取姜湯灌之良久乃甦瞪目視

后但不能出聲病人危急眾人慌亂一時情狀面面寫到后即扶之入寢

約有兩個時辰王忽長吁泣謂后曰我幾不復見卿

后問王何若此人驚絕王曰我正與卿講話眼前

只見一人身長丈餘頭裹黃巾手執文書一紙告我

曰主司有請我問主司何人你敢擅入方欲叱之此

人進步將我咽喉捻住兩目黑暗不知南北耳中聞

卿喚我之聲開口不得魂搖搖漸覺離身忽有火光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從頂門出喉間才得氣轉開目見卿此是正氣不至

今喉痛眼疼遍體無力看來吾命不久矣后開言淚

下勉強安慰曰大王神氣虛弱故見神見鬼宜報知

世子召醫下藥調理元氣自然平復王點頭天明即

召世子世子聞召即到新府拜見又拜見莊后王謂

世子曰我二月中得病淹留至今昨夜更加沉重你

母在北府尚不知道你歸言之說罷便令出宮世子

退止中堂請見爾朱娘娘娘娘移步出來世子曰父

王所犯何病兒實不知求娘娘細言其故不敢問王退而問后

補理
過真

后乃以前日若何發痛。若何得安。昨夜若何昏

迷。一一告之。世子聽罷。大驚失色。曰。父病深矣。當急醫治。諸事全賴娘娘調護。見且歸報吾母。再來問候。道罷告退。世子歸見婁妃。曰。今日去見父王。卧病在床。十分沉重。婁妃驚問何病。世子備述後園飲酒。黑氣相觸。頓發奇痛。因疑爾朱兆作祟。遷居新府。不意昨夜鼻血如注。昏迷過去。半夜方醒。病勢較前加重。婁妃聞知大驚。因問曰。新府陪侍何人。乃爾留連忘返。別久生病
一定要問世子曰。此事父王不許洩漏。故不敢告。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三

知今日爲母言之。新府美人。乃是爾朱皇后。婁妃曰。后何以在此。世子曰。后被恒山夫人擒歸。父王悅其色美。遂爾收納。朝夕不離。婁妃曰。臣納君妻。事干名義。汝父奈何爲此。婁妃言論
畢竟正道汝今夜當在閣門外寢宿。病勢輕重。當告我知。世子再拜而退。婁妃嗟嘆不已。少頃。諸夫人聞王疾。皆來問信。婁妃以實告之。無不驚憂。妃乃謂桐花曰。大王納爾朱后。汝何以瞞我。桐花曰。大王有命。不許告知。但罪實在妾。若不擒之。以歸何至。爲王所納。眾夫人曰。此女容貌若何。問容
貌若

何的是泉夫人聲口桐花曰若說容貌果然天姿國色我見猶

憐大王焉得不愛忽有使至曰大王疾病少可已進

湯藥眾心稍安放寬一筆安頓一邊妃欲自往問病先

遣宮使啟請王命勿往妃不悅要知高王並非疾病

特為妖術所制一到黃昏遂發昏迷口鼻流血遙見

羽儀隊伍停在翠屏軒側黃巾人等擁滿床前邀請

同往魂飄飄欲去虧有兩個力士似天丁模樣一個

手持寶劍一個手擎金瓜侍立床前衛護說得情恍惚乃是

病人眼中所見黃巾不敢近身至四鼓方醒夜夜如此故肌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肉消瘦自懼不保一日召世子吩咐曰吾吉凶難料

但軍務不可廢弛老奸你傳我命叫竇泰引兵三千

去巡恒肆二州即懾伏至羅彭樂引兵五千移屯平

陽段韶權領鎮城都督領驍步五千守禦并州韓軌

鎮守秀容就令兼督東京關外諸軍事子如可叅府

事張亮可令人直其餘頭目諸將各依舊日施行明

日替我各廟行香祭告家廟世子一一領命纔出閣

門忽報大王仍復昏迷口鼻流血世子大驚忙問醫

官父王究何病症對曰臣等昨日診王之脉外冷內

熱今日彫之。又外熱內寒。此係崇脈。必有妖魅作祟。所以日輕夜重。世子聞之甚加憂慮。明日王病小可。恐衆心不安。強乘步輿出坐聽政。再用寬筆接之堂上設金床繡帳。旁列執事宮女十二人。皆典外內文書牋表之類。王既升堂。乃召合府大小文武官員參謁。謁罷。畧論數語。盡皆命退。獨召天文官問之曰。卿觀天象有何變異。天文官對曰。天象亦無大異。但合輔星不明。邪氣蒙蔽。王上有不測之災。王曰。此氣起于何時。對曰。三月初三夜間。已犯此氣。近日或明或暗。未嘗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五

有定。疑下有伏屍鬼爲禍。故大王不得安也。

伏屍爲禍先在

天文官口中吐露

王曰。何爲伏屍鬼。對曰。天上月孛計都兩

星爲災。此所謂伏屍也。今大王所犯。必有怨王者。在暗中作魘魅之術。以亂氣相迷。使王精神日損。幸命

中尚有吉耀相臨。可無妨也。

天文官術數尚與胡說亂道者不同至酉

時。王復升輿入內。因想內外左右。莫敢作怨。止有恒

山夫人。素通妖術。未納莊后時。恩愛無間。今把他冷

落。或生怨望。暗中害我。

寬哉

亦未可知。須召他到來。以

夫婦之情動之。自然改心救我。

此却暗疑然借此召來正好表桐花之能

躊躇已定。其夜病發。如故。明日往召桐花。桐花謂婁妃曰。大王召妾。未識何意。妃曰。妹多才智。妹去我亦放心。宜卽速往。桐花至新府。王正高卧。莊后侍坐床前。桐花入。與后見過。便揭帳一看。見王形容憔悴。不覺淚下。王攜其手謂之曰。卿來。婁妃知否。桐花曰。是妃命我來。未識大王何以消瘦至此。王曰。我病無他。據覘象者言。有人怨我。暗裏行魘魅之術。使病日增。至昏迷時。有黃中人等。前來相逼。卿素有靈術。欲卿作法驅之。以解吾厄。不然。恐成長別也。桐花曰。妾等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六

全靠大王一人。苟急難有救。雖粉骨碎身。亦所不辭。根花聰明人。豈不知王之相召。有疑我心。故答語皆極沉痛。妾何敢違命。但恐非

妾之術所能制耳。說罷。淚如雨下。高王見其意誠。亦

泣。因言前日道人解救。要我貼肉衣服三件。用爲法物。方得痛止。桐花問道。人何在。王曰。已去。桐花道。大

王莫非被他悞了。旣已解救。何又病根纏綿。心靈口

的是。且要王衣服。大有可疑。王曰。衣服已經交還。現

在封固匣中。戒勿妄動。動則病發。桐花曰。旣如此說。

匣旣未開。爲何病發。語語透快妾意道人。决非好人。必有

欲害王者。使來盜王衣服。以爲魘魅之計。王悟。遂命取匣開之。果破衣數件。並非王服。王與后皆大驚。王謂桐花曰。非卿多智。不能被其姦也。爲之奈何。桐花曰。妾請試之。遂入密室。仗劍念咒。取淨水一杯。埋于寢門之前。是夜。王方昏迷。逾時卽醒。謂桐花曰。頃睡去。見寢門前成一大河。無數黃巾隔河而望。不能過來。因此遂醒。此皆卿之功也。且說潘有璋在京日夜作法。不見高王魂魄。攝到乃召神使問之神使道。高王床前有九真宮遊擊二將軍。奉九真之命。差來衛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護。不容近前。又有一婦人在彼作法。寢宮前有大河阻路。因此不能攝其魂魄。於是有璋復加秘咒。禁絕床前二曜。使不得救護。又書符數道。焚化爐中。使黃巾力士前無阻路。桐花用法道士亦用法。雖各暗中行事。亦遙遙相對。吩咐道。刻期已到。速將生魂拘至。不得有違。力士奉命而去。果然妖術利害。高王那夜血湧如泉。昏迷欲死。后及桐花守至半夜。漸漸氣息將絕。驚惶無計。相對泣下。忙召世子進來。世子見王危急。悲痛欲絕。只得跪在庭前對天禱告。無計可救。只得乞哀。微蒼。時三月十五子時也。良

欠口中漸有氣出血亦止。兩眼微開微閉。漸能言語。見世子在前。謂曰。我幾不返人世矣。頃我冥目昏沉之際。見黃巾復來。各仗一劍。飛渡大河。床前向有二將攔住。至此不見。遂被黃巾相逼。不得自主。只得隨之而去。其行如飛。我亦自料必死。行至半途。忽有一隊人從到來。馬上坐一貴人。冠服儼如王者。當前喝住。趕散黃巾。牽過一騎。教我乘坐。送我歸來。言我是晉王廟在城西。聞王有難。特來救護。天生六渾必不令死故晉王得行救護。但不知晉王何神。惜未考。明日有人在我西廊下。其事便見。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八

分曉。自後黃巾不敢來擾矣。行至寢宮門口。把我一推。我便醒轉。明日你早去廟中行香。卽帶子如同往。細加察訪。衆皆大喜。又謂世子道。汝母處可令知之。以安其心。世子道。兒見父王危急。已遣人去報。今幸得安。又遣人去矣。高澄能時婁妃在北府。初聞王信與

衆夫人相對哭泣。及後使至。言王可保。無事。心下稍安。世子坐至天明。召子如至。訴以王言。便同乘馬到廟。祇帶親隨數人。道士接進。先向殿上焚香。參謁神像。世子跪下禱謝。拜畢起身。道士進茶。便同子如步

入西廊。只見一人急急走避。子如視其人。頗覺面善。忽然想着。乃是斛斯椿家人張苟兒。爲何在此。夢果有驗

了。必有緣故。卽喚衆人拿住。將他帶到府中。世子不解。子如曰。少頃便知。遂同徑子如府中密室坐定。帶進鞫問道。你姓甚名誰。來此何幹。那人道。小人石方。到此買馬。因有同伴二人。住在廟中。故到廟相尋。子如道。你認得我麼。對曰。不認得。子如笑道。你不識我。我却識你。你是斛斯椿家人張苟兒。何得瞞我。那人聽了失色。叫頭道。小人實是斛斯家人。因奉王命到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九

此下書于東廕。關張信甫子如道。皆是謊語。你是侍中親信家人。差你到此。必有別故。快快招出。免你一死。世子喝令左右拔刀侍候。倘有支吾。卽行斬首。苟兒堅口不承。子如吩咐鎖禁。遣人到廟。押回廟。王拿他伴當二人。未幾拿到。不令與苟兒相見。在內廳排列刀斧。將他綁縛跪下。喝道。你們是斛斯椿家人。你主人情事。張苟兒已經招承。你二人也細細供來。倘有一言不符。立時死在刀下。那二人嚇得面如土色。算來苟兒已供。難以抵賴。遂將斛斯椿留道人在家。

魘魅高王情事。一一供出。然後帶上苟兒。問曰。你家
主暗行魘魅之術。欲害高王。我已盡知。你還敢隱匿
喝叫用刑。苟兒見事已敗。露受刑無益。只得吐實。世
子問妖道何名。苟兒說一名黃平信。一名潘有璋。一
卽來盜衣服之李虛無也。又問所行何法。苟兒曰。聞
說是伏屍之法。將王衣服穿在草人身上。埋壓地下。
云在三月十五子時。王必命絕。故差小人來此打聽。
此皆主人之命事。不由己。伏乞饒死。世子聽罷大怒。
道。含沙射影。小人伎倆。堂堂天朝。而暗行毒害。寧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十

愧死。

此令君相聞之。真是愧死。

子如曰。若非大王有福。險遭毒手。

遂命將三人監下。世子急歸新府。走進寢門。遇見桐

花。問王安否。桐花曰。大安。遂同至帳前。見王。遂將到

廟。拿獲苟兒。審出朝廷暗行魘魅情事。一一告知。王

嘆曰。我何負朝廷。而必置我于死地。我今不得不自

爲計矣。

須知孝武若待以誠歡。亦未必心變。

吩咐將苟兒等好行監守。

勿令其死。以爲異日對証。世子出門。吏進報。恒州術

士高榮祖。山東術士李業興。至。蓋王病重。時召來禳

解者也。世子見之。細述其故。二人曰。此二妖道。吾等

皆識之。平信法力有限。有璋善持符咒伏屍之術。實足害人性命。今幸法已破。除却此術。餘法皆可禳解。不足慮也。世子大喜。啟知高王。將二人留住府中。自此氣體平復。精神漸強。事無大小。皆專行之。不復稟命于帝矣。但未識平信有璋在斛斯椿家。再行何術。且聽下卷分解。

孝武不知修齊治平之道。一信魘魅之術。已是失着。况高歡擁戴孝武。未嘗失禮。乃聽斛斯椿衆人之言。自生疑貳。以致高歡離心。遂失天位。

北史演義

卷二十九

十一

古諺云。福至心靈。禍來神昧。洵然。

北史演義卷三十

玉山杜 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卷

宇文定計敵高王 侯莫變心害賀拔

話說斛斯椿自行魘魅之後。屢遣人到并州打聽高王消息。聞王有病。不能出理軍政。深信法術。有靈暗奏帝。不勝欣喜。莫要快活透了道士有璋。尤日夕作法。攝其三魂六魄。等待三月十五功滿。高王一定身亡。那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一

知時刻已到。杳無動靜。有璋惶急。謂椿曰。此人福命非常。暗中已得救護。事不濟矣。椿大驚失色。曰。此人不死。吾輩終無葬身之地。為之奈何。次日帝召問椿。以實奏。帝不悅。曰。為之無益。徒成畫餅。倘為所知。益增讐恨矣。椿曰。此事甚秘。歡何從知。若要不知。除非莫為。但其耳目甚廣。恐在京勲貴有洩漏者。帝曰。司空高乾前與朕立盟。不負。今復貳心。于歡洩漏機密。歡奏之。為侍中。朕不許。又求為徐州刺史。其意叵測。朕欲誅之。何如。不能善歡而誅高乾於事何益椿曰。乾與歡乃同起事之人。往

來常密其洩漏朝廷機密無疑。今亦發其私盟事告之于歡。則歡亦必疑有貳心。乾乃可誅矣。帝從其計。乃下詔于歡曰：高乾嘗與朕盟。數言王短。今在王前復作何說。王可直奏。以執離間之口。高王見詔。以乾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啟。遣使封上。高歡乃亦入其敬中。帝乃召乾至殿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王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

密勅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聞其兄死。知禍必及已。先伏壯士于路。執紹業。得敕書于袍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二

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王聞乾死。深悔負之。見敖曹

抱其首哭曰：

死之而又哭之。巨姦作用。

天子枉殺司空。令我心慄。

悲不自勝。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刺史

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王皆任之爲將。

帝棄我用。

歸之者益堅。

王病愈。猶未至北府。與婁妃相見。一日桐花

先歸。妃見之。問王起居。桐花曰：大王容顏如舊。當即

來也。俄而王至。執妃手深謝不安。衆夫人及兒女皆

來拜賀。王曰：幸邀天佑。復得與卿等相見。然天下事

尚未可知。我斷不學爾朱天寶。受其屠割也。妃曰：天

下諒無他變。王靜守并州。且圖安樂可耳。是夜王宿
婁妃宮。私語妃曰。吾納孝莊后。諒卿已知。卿度量寬
宏。定不我怨。但彼此各不相見。究非常理。今后懷孕
將產。如得生男。欲屈卿往賀。彼此便可會面。未識卿
意。允否。妃曰。木已成舟。見之何害。臨期妾自來賀也。
婁妃真能大度容人。王大喜。作揖謝之。隔數日。后果生子。名湊。
字子深。王第五子也。三朝。婁妃備禮往賀。與孝莊后
相見。平敘賓主之禮而還。自此兩府往來無間。寫莊后之
寵至此方畢。今日按下慢表。且說關西賀拔岳受帝密詔。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三

其圖晉陽。然懼高王之強。懷疑不安。乃與宇文泰議
之。泰曰。近聞高王有病。不能理政。未識信否。公當通
使晉陽。一探消息。審其強弱。何如。然後可以爲計。岳
乃遣行臺郎馮景詣并州。王聞岳使至。大喜。曰。賀拔
公詎憶我耶。乃卽召景入見。景至殿下。再拜。呈上岳
書。王覽畢。召上賜坐。謂之曰。孤蒙行臺不棄。煩卿至
此。但破胡出鎮荊州。何無一使相通。喜岳使之來。又問及破胡知賀
拔兄弟尚爲行臺處。曾有使至乎。景曰。無之。遂命設
歡所畏忌。宴外庭。宴罷。送歸驛舍安歇。三日後。景辭歸。王復召

宴外庭。宴罷。送歸驛舍安歇。三日後。景辭歸。王復召

至殿上與景插血約岳爲兄弟景歸言歡禮意殷勤
欲申盟好相期行臺甚厚究未識其真假宇文泰曰
歡姦詐有餘未可遽信泰請自往觀之岳曰左丞去
可得其真心但使者亟在恐動其疑奈何泰曰歡納
爾朱后爲妾近聞生子內外百官皆賀今備禮儀數
事托言往賀彼不疑矣岳曰善乃以泰充賀使而遣
之泰至晉陽投館驛安歇明日叩轅求見將賀啟禮
儀先行呈進王接啟知來使是宇文泰卽傳進見泰
至階下再拜王見其相貌非常眼光如曙鷄羣鶴立
自是不同

北史演義

卷三十

召上問曰君卽宇文黑獺耶雖未謀面聞名久矣命
坐賜茶泰曰前使回賀拔行臺知王有添子之喜遣
泰前來拜賀薄具土宜乞王賜納王曰此何足賀勞
卿跋涉足感行臺之念我忘耳遂命設宴堂上親
自陪飲暗忖黑獺形貌決非凡物不若留之晉陽庶
免後患英雄識英雄但不
欲爲他人有耳酒半酣謂之曰卿北人也
宗族墳墓皆在于此卿事賀拔公何不事我卿能屈
志于此定以高官相授泰下席再拜曰大王重念小
臣曷敢違命但臣奉行臺之命而來若貪富貴歸此

不返。則失事人之道。臣失事人之道。王亦何取于臣。願還關西。復命。後來事大王。俾臣去。就有禮。王見其言直。遂許之。宴罷。泰拜退。不回館驛。帶了從人。飛馬出城逃去。再遲不王次日復欲執而留之。報言已去。得了差輕騎往追。泰已逃進關中。鴻鵠已翔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此之謂也。當時能敵歡者。唯泰一人。於此已見。不及而返。王深悔之。泰回長安。復命賀拔岳曰。高歡狀貌舉止。決不終守臣節。其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家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五

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有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胸有成算。瞭如指掌。岳聞其言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見帝。密陳其狀。帝大悅。加泰武衛將軍。使回報岳。許以便宜行事。八月。帝以岳為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之血。遣使者齎以賜之。誠能結之以心。何必賜之以血。岳受詔。遂引兵西屯。

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以及費也頭万俟受洛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于岳。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曹泥素附。晉陽不從岳命。岳自是威各大振。兵勢日強。又以夏州爲邊要重地。必得良刺史以鎮之。非其人不可。任衆皆舉。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離也。沉吟累日。無一能勝此任者。不得已。卒表用之。若黑獺不害岳。且說高王聞岳屯兵平涼。招撫邊郡諸部落。

北史演義

卷三十

六

新受關西之命。不從。景還報。王大怒。乃引兵三萬親率諸將襲之。伊利拒戰于河西。大敗。生擒伊利。以歸。遂遷其部落于河東。欲離關西之黨。故擒伊利以懾之。帝聞讓之曰。

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王奏曰。伊利外順天朝。內實包藏禍心。及今不除。必爲後患。臣所以不待上告而伐之也。專命之罪。臣何

敢辭。又欲採帝旨意。托言天下已定。表辭王爵。解軍

權。帝亦知其詐。不允所請。下詔慰諭。又請所封食邑

十萬戶。分授諸將佐。以酬建義討賊之勲。帝乃從之。

滅其國邑十萬戶。再說賀拔岳聞知伊利被擒大怒。謂諸將曰。伊利新降于我。歡竟滅之。是使我不得有歸附之徒也。今曹泥附彼。我亦起兵滅之。以報伊利之役。何如。不能忍耐急圖報復猶是匹夫之勇衆不欲行。乃使都督趙貴往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貴歸以泰之言告岳。岳曰。陳悅新受帝旨。許我同心。爲國豈有他意。若不滅曹泥。是使人皆懼歡而不畏我。何以威衆。遂起師。召悅會于高平。共討曹泥。不從泰言敗死之道先是高王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七

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乞憑三寸之舌。聞之。使其自相屠滅。王大喜。遣其潛入關西。嵩至渭州。假作江湖相士。賂門者求見陳悅。悅見嵩。一表非俗。應答如流。深敬異之。遂留府內。與之日夕談論。甚相得。因問嵩遊歷四方。所識貴人有幾。而極貴者爲誰。悅有此問便見意不在岳嵩曰。吾相人多矣。莫如高晉陽。是一代偉人。非目下王侯輩所及。且相不徒在形貌間也。其人深沉有度。求賢若渴。有功必賞。故能糾合智勇。芟除寇亂。以爾朱百萬之衆。取之如拉朽。所謂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此其人也悅聞心動因曰吾欲結好高王久矣只要他說此一句慮其不我信也嵩曰將軍

果有意結好吾為將軍先容何如悅曰君與高王有舊乎嵩曰不惟有舊吾實王之右丞翟嵩也王慕公英名故特遣我到此密訂盟好悅大驚起身致敬曰不識右丞光降連日多罪如高王果有念我之心敢不執鞭以從嵩又言高王許多好處悅求附恐後一日忽報長安有文書至悅視之乃召其會兵高平進討靈州暗想吾欲附歡而討其所附不可然違岳命

北史演義 卷三十

則先觸惡于岳又不可因與嵩商之與東入商西事岳必死矣嵩

問悅曰制人之與受制于人孰善悅曰制人善又曰

獨據一方與分據一方孰善悅曰獨據善嵩曰然則

公可以無疑矣為公之計公承岳召即引兵赴之使

岳不疑然後乘其間而圖之誅其帥撫其家內據關

中之固外得晉陽之助稱雄一時天下畏服何至鯁

鯁然受制于岳哉嵩之議論全是戰國策士口吻宜陳悅之人其元中也悅曰

公言誠是吾計決矣乃引兵三萬進與岳會岳不知

其有異聞其至大喜坦懷待之數與宴語長史雷紹

諫岳曰悅意巨測宜謹防之岳不以爲然使悅將兵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商論軍事坐未久悅陽

稱腹痛而起其婿元洪景猝起不意拔刀斬岳計卽成矣

其如害人還自害何岳左右惶愕皆散走悅遣人諭之曰我別

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疑出自帝意皆不敢動

而悅旣斬岳以爲大事已定不卽撫納其衆一面遣

嵩歸報高王一面引軍入隴屯兵水洛城於是岳衆

散還平涼岳將趙貴詣悅請岳屍悅許之貴乃率之

高岡岳死時年二十八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九

澄私謂所親曰主帥才畧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爲

人虜矣何質之有薛澄已決其必敗當是時岳衆未有所屬

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事洛素

無威畧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另推賢者爲主趙貴

曰宇文夏州英畧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

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

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杜朔周曰遠水不能救

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

也英雄所見畧同吾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從之朔周

馳至夏州以岳死告泰。泰對衆大慟曰：此必晉陽有使與悅通謀以害元帥。

翟嵩暗中行事泰一語喝破如同日見

若不殺

悅報讐。非丈夫也。朔周請其速行。泰乃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

侯莫陳悅并底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為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倘若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

留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

所謂并底蛙耳

夫難得易失者

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時有都督元進陰謀應悅。

北史演義

卷三十

泰知其謀，與帳下親將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噲不如殺之。泰乃陽召元進，及諸將入，計事坐定。

泰曰：隴賊逆亂，害我元帥，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言未畢，祐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

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為人！今日必斷姦人首。

聲色其厲

破人膽。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下，斬

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以我為父乎？祐字承先，高平人，勇冠三

軍，素有膽畧，助泰成事者也。

伏後祐之立功

泰發夏州令杜

朔周引兵一千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
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
賊爲虐約束軍士秋毫無犯好押手於是遠近悅附兵
行無阻但未識秦到平涼若何進討陳悅且聽下卷
再說

孝武自作不靖致使處處紛爭高歡宇文泰雄
視天下工力悉敵侯莫陳悅疎而寡謀井蛙之
論政爲允當至趙貴于衆軍紛亂之時一眼認
定宇文落落數言深合時勢卒成大業貴亦人

北史演義

卷三十

七

傑矣哉

北史演義卷三十一

玉山杜綱草亭編次

雲間許寶善穆堂批評

門人譚載華校訂

第三十一卷

黑獺興師滅陳悅 六渾演武服婁昭

話說高王聞賀拔岳死軍中無主以為得計便遣長史侯景領輕騎五百前往平涼撫其餘衆不許遲悞景受命星夜趕行行至安定郡正與宇文軍相遇秦方午食聞士卒報道高王長史侯景引兵往平涼招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一

撫秦食不及畢吐哺上馬出與景會厲聲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秦尚在君來何為氣雄力健三語可抵千百語景聞

言失色徐對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語帶餓氣遂不敢前

引軍而還秦見景退急往平涼進發至則易素服拜岳靈前放聲大哭淚流滿面三軍之士無不悲哀乃進諸將而謂之曰陳悅敢害元帥者晉陽實使之諸君既推我為主須用我命一大讐宜報一王命宜遵不減陳悅無以伸主帥之恨不拒晉陽無以恤國家之難諸將有不附國而附歡者聽使去毋得心懷疑

貳以干大戮

落落數言足見胸中經濟

諸將皆拜伏曰唯將軍命

泰於是權攝軍事號令嚴肅眾心始有所屬朔周回

軍見泰泰知其嚴諭軍士不許掠民大喜握手勞之

朔周本姓赫連因令復其舊姓命之曰達侯景圍報

高王王復使景與代郡張華原太安王基往平涼勞

泰泰不受欲劫留之謂三人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留

命盡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脇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

等所懼也泰乃遣之三人還言于歡曰黑獺雄傑異

日必為王患請及其未定舉兵滅之庶無西顧之憂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二

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

後曰泰能

敵歡誠出歡所不料

時孝武帝聞岳死大驚謂斛斯椿曰岳忠

心為國朕方倚以敵歡今為賊臣所害朕失一助矣

椿曰岳死軍無主悉召其兵將入京以為禁衛亦足

壯吾國威侯莫陳悅亦召赴洛以彌後患

椿真小兒之見誰肯

任爾調遣

帝從之乃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及侯莫

陳悅之眾並召還京毗至平涼泰率諸將來見毗直

帝旨泰曰吾等得為天子禁旅甚善但陳悅既附于

歡害我元帥恐其不受帝命公且留此遣使以帝命

召之看其去留若何。

明知悅必不受帝命故使先召侯其備極已方有辭毗從

之以詔往。悅果不應。召泰謂毗曰：「悅不奉詔，恃有歡也。吾軍若去，關西非國有矣。此不可以不慮。毗深然之。泰乃因毗歸附表以聞。其畧云：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庶幾免禍于目前，而得圖報于異日。」

本意圖據關西而說得委曲詳盡不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三

露一些圭角宜朝廷信之愈深

帝覽表從之。即以泰爲大都督，統領

賀拔之軍。先是賀拔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後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荊州還，赴之。至閔鄉，爲人所獲，送洛陽。帝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遂與泰共謀討悅。泰方起兵，先以書責悅曰：「賀拔公有大功于朝廷，身受一方之寄，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恩至渥矣。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

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負恩反噬。人人切齒。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惟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整率三軍。指日相見。理直氣壯。先聲已足。奪人。時有原州刺史史貴。素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引兵二千助之。鎮守原州。秦惡之。乃遣都督陳崇帥輕騎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伏餘衆近路。約曰。俟吾進城。則鼓譟以前。貴見騎少。全不爲備。崇卽入據城門。會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四

爲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史貴敗走。擒之。并執次安。伯和二將。解至平涼。秦遂令崇行州事。秦至原州。衆軍畢集。悅聞之大懼。問計于衆將。南秦州刺史李弼謂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宇文夏州率師以來。聲言爲主。報讐人懷怒心。其勢不可敵也。爲公計。宜解兵謝之。以求其退。此計尚可緩不然。必及於禍。悅不從。是時秦引兵上隴。軍令嚴明。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歸附益衆。軍出木狹關。雪深數尺。衆將欲止。秦曰。兵乘雪進。此正兵法。出其不意。

攻其不備。一舉可滅之時也。奈何失此機會。於是倍道兼行。善用兵者如是。悅聞之。退保畧陽。留萬人守水洛。及

秦至。其兵即降。秦據水洛。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又

退保上邽。召李弼拒秦。弼知悅必敗。陰使人詣秦。請

為內應。秦大喜。悅方恐孤城難守。走保山險。弼誑其

下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束裝弼妻。悅之

姨也。眾咸信之。爭趣上邽。眾叛親離。不亡何待。弼先據城門。以

安集之。遂舉城降秦。秦即以弼為原州刺史。其夜悅

出軍將戰。軍自驚潰。又悅素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已。與其二弟及子。并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逃走。數

日之間。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庸奴至此。得毋悔乎。左右勸向靈

州。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

靈州。秦使其將賀拔穎追之。悅過山嶺。行六七里。望

見追騎將近。遂縊死于荒郭。追兵至。斬其首以獻于

秦。秦入上邽。設岳位。以悅首哭而祭之。報主事畢。三軍悲

喜。引薛澄為記室。叅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秦秋毫

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秦。知而罪之。

取以剖賜將士。由是歸附者益堅。得國之本。時幽州全在乎此。

刺史孫定兒黨于悅有衆數萬據州不下。秦遣都督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去州尚遠不爲備。亮先監一纛于近城高嶺。自將二百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宴客。猝見亮至。衆皆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造指城外。纛命二騎日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不敢動。秦聞捷。卽命亮行幽州事。攻其不備大功立建先是故氏王楊紹先降于魏。至是逃歸武。與襲執涼州刺史李叔仁。復稱王。於是氏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以至瓜。膳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秦乃令李弼鎮原州。拔也。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六

惡耗鎮南秦州。可朱渾道元鎮渭州。趙貴行秦州事。徵取幽涇東秦南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遂

降于秦。送妻子爲質。邊土皆寧。

以上數事表出黑獺善于將將以成平定

西土之功

高王聞秦已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秦

不受。封其書。使親將張軌獻于帝。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誠國家柱石之臣。椿曰。誠如君言。大可恃也。帝使軌歸。命秦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其大軍稍引。而東助爲聲援。又加

泰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行臺畧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隨才器使拜諸將爲諸州刺史各守要地有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長史于謹言于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于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干載一時也泰善之今且按下不表且說帝有妹平陽公主年及笄才貌兼美帝敕選朝臣中有才望姿儀者招爲駙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七

馬時侍中封隆之僕射孫騰皆喪妻爭欲尚主帝問王思政二人誰可思政曰若選駙馬孫騰不如隆之帝曰二臣皆歡心腹朕自有處乃召二臣宴于御園令公主從樓上觀之令公主自擇亦非朝廷體統宴罷二臣退帝

問宮主曰二臣孰愈宮主不答再問答曰封隆之可

帝遂選隆之爲駙馬擇曰下降騰怒隆之不讓已騰亦

小人謂斛斯椿曰隆之嘗私啟高王言公在朝必搆

禍難椿聞大怒卽以奏帝帝亦怒隆之聞之懼連夜

逃歸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其時

高王勲戚。皆就外職。唯領軍婁昭在朝。昭見形勢孤
立。亦辭疾歸。帝以斛斯椿兼領軍。由是圖歡之志益
亟。却說昭歸晉陽。王問何以遽歸。昭以朝局有變。懼
涉于禍。故以病辭。王曰。汝且安之。當是時。王正廣選
美色。專圖佚樂。全不以國事爲意。昭竊怪之。你道高
王何以如此。先是王在東府。補敘前事爲廣選美色之由伺候于
聽政堂者。宮女一百二十名。十二名一班。每日一換。
不值班時。仍歸于爾朱后宮。有宮女荀翠容。年十四
美而慧。爲諸侍女之首。王頗愛之。一日。王體不適。宿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八

于聽政之後院。半夜呼湯飲。諸侍女皆熟睡。唯翠容
立于床側。以湯進。王問餘人何在。曰。已睡。王復寤。明
日責諸侍女。而賜翠容黃金釧一副。侍女皆怨翠容。
言與王有私。后聞之。大怒。剪去其髮。欲置之死。舊時如心

不王命送之北府。后益怒。當夜王歸寢。后閉門不納。

王怒。后遂歸北府。廣求天下女色。思有以勝后之美

者。想頭有青州刺史朱元貴。獻一美人。曰杜真娘。王

納之。晉陽趙氏有二女。皆美色。長名蘭燒。次名蘭秀。

王亦納之。又聞龍門薛修文有女瓊英。山東蘆氏有

女鳳華皆稱絕色聘娶以歸然色雖美究不及后嘗

訪之陳山提山提曰臣目中祇有一女名董仲容穎

川人除東府美人外罕有其匹王大喜遂命山提往

聘黑獺經營關西唯日不進六渾留意聲色以故婁

昭聞之不悅乃乘間諫王曰今君心有變禍難方興

大王乃一代英雄何不務遠圖而耽于聲色爲王曰

人生貴適志耳外何求焉昭默然王見其色不懌笑

曰子知吾姬妾之盛矣蓋亦觀吾宮室之美乎再開

番景象使昭又增一倍不遂攜手同入宮來要知高

悅英雄欺人如是如是九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王的府第本晉陽白馬寺基又除四面民宅以擴其

址因此宮院深沉婁妃居正府府有殿九間廊宇二

十四間寢宮五間左右四軒後有迎春閣閣外卽花

園閣左右宮娥房五十餘間寢宮前有天街街前寶

廷堂是會親戚之所左有彫樓七間右有畫堂九間

樓左五十餘步卽鎖雲軒小爾朱夫人所居堂右五

十餘步卽鳳儀院乃達奚夫人所居是王征伊利時

見其美而娶者從栢林堂而入又有偃月堂堂後分

三巷巷內迴廊複道皆衆夫人所居王夫人居左巷

之首。次則恒山夫人。次則岳夫人之棲鸞院。再次乃韓夫人清凝閣也。每一處則隔一座花園。右巷居首。則穆夫人。次則游夫人之天香院。其餘別館不可勝計。皆新娶美人。居之庫藏倉廩。一百餘所。一路敘來。歷歷如畫。府中宮娥六百餘人。珍寶羅綺。皆如山積。婁昭隨了高王遊覽一遍。諸夫人有相見者。有不相見者。在在珠圍翠繞。奪目移情。至晚留宴于婁妃宮中。開懷暢飲。王不覺沉醉。昭辭歸。暗忖道。有如此樂境。怪不得他專事遊樂了。怪不得他如此者。正是怪他如此也。時交五鼓。忽聞命。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十

召來使云。大王已至西郊教場演兵。諸將皆集。特召領軍同去。一觀。昭大驚。忙乘馬趕去。只見旌旗密布。兵馬雲屯。高王坐將臺。諸將侍立。如負嚴霜。屏息聽命。少頃白旗一麾。諸將各施技勇。人如猛虎。馬如遊龍。箭及二百步外。莫不中的。諸將演畢。三軍排開陣勢。如臨大敵。步伐進退。不失尺寸。描寫官室之美。在無非樂境。情陳。軍容之壯。面面皆有威風。雖孫吳用兵。無以逾此。昭見之。悚然少頃。王回府問昭曰。吾久不視師矣。汝今觀之。比朝廷

禁旅何如。昭曰。禁旅那得及此。王曰。不獨此軍然也。

吾四境之兵無一不然。昭乃拜伏。王又曰。吾豈與朝廷較強弱哉。吾之耽于娛樂者。欲使上不我忌。方露本意

庶各相安于無事。奈何上之逼我太甚乎。昭再拜曰。

大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看官要曉得。懷與安實敗。

名。高王是何等人。而肯出此。即其兒女情長。莫非英。

雄作用。句亦雋昭為心腹之戚。故微露其意。但未識晉。

陽之甲。果能不動否。且聽下卷分解。

英雄作用。原非庸眾所能窺測。高歡外耽聲色。

以愚眾人耳目。而訓練士卒。整頓兵馬。未嘗一。

北史演義 卷三十一

十一

日懈弛也。婁昭至戚。故以愚眾人之意示之。若。

與帝相安無事一言。又欲以愚眾人者。愚婁昭。

矣。英雄可愛在此。可畏亦在此。

